



老年大学“一座难求” “精神空巢”无处安放 “夕阳红”为何频遇“求学难”？



首席记者 王蔚

时值各老年大学、开放大学和社区学校春季开学的日子，最近，有关老年班“一座难求”的新闻充斥坊间，更有个别办学点出现老年人凌晨三、四点钟排队报名的现象。

老年教育，真的存在“求学难”吗？鼓励和发展老有所学，这样的公益性事业还存在哪些掣肘？



■杨浦区老年大学手风琴乐团队小伙伴们一起谈音乐、聊家常，每次上学和相聚都是他们的节日
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

不肯毕业占据学额

在老年教育领域，有些“标杆式人物”既是正能量，但有时也会给基层办学带来困惑

“老年大学也会出现火热报名场面，这当然是一个极好的社会现象。”上海老年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江晨清说，现在“知识老人”越来越多了，即便是老三届的，也是经过正规初中或高中教育的，有着一定的文化积淀，他们这个群体里，痴

迷于打麻将的少了，对精神层面的追求多了，“文化养老”成了他们生活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内容，所以，这也在客观上极大推高了老年大学的生源数量。在我们这个城市步入老龄化后，越来越多老年人喜欢读书、喜欢与校园和教育相伴，这是社会的进步，是必须加以悉心呵护和鼓励的。

但江晨清也表示，现在老年大学“一位难求”，也与学籍管理模式有一定的关系，说白了就是相当一部分老年学员“不肯毕业”，长期占据着本已紧缺的学额资源。

某区一位社区学院负责人告

诉记者，六年前，他们办了一届合唱班，65个学额分成两个班，按教学计划，学制为一年，但六年过去了，半数以上的学员为“留级生”。一学年学完了，到了第二年又齐刷刷地来报名了，连任课的老师也换了两三个，学员却多为老面孔。“我们就是喜欢来唱歌。”报名时大家的异口同声，令招生老师一筹莫展。“尤其是声乐、舞蹈、书法这样的班级，只要开出来，学员几乎赶都赶不走。”招生老师的微笑中似乎带了些烦恼。

出人意料的是，也有老年大学的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了一种矛盾

心态。一方面，社会要鼓励老年人活到老学到老，另一方面，过于强调“老年大学”这一条老有所学之路，是否会有失偏颇？在老年教育领域，有些“标杆式人物”既是正能量，但有时也会给基层办学带来困惑。比如，辽宁老干部大学有位学员学了24年仍不想毕业，成都市老年大学一位八旬“学霸婆婆”在学长达28年、拿了8张毕业证，浙江安吉老年大学有位学员20年里始终甘当“留级生”等等。已不止一次听到有老年学员喊出誓言，要“打破他们的纪录”，此举是耶非耶，对办学来说其实都是两难。

老年大学正在面临的供给侧之困，已引起相关部门和办学方的高度重视。特别是那些门庭若市、供不应求的办学点，也在积极探寻解决的良策。

上海老年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江晨清说，现在基层社区学校虽然热闹，但一般都能满足周边居民的学习需求。“我觉得，像跳舞、唱歌这样的班，完全应该放在街镇一级的社区学校。现在有些老年舞蹈班，社区学校和区级、市级老年大学聘的老师是同一拨人，造成了课程资源的重叠。”江晨清认为，市老年大学应该开设一些区里和街镇开不了的课。曾经有几个区的老年大学想开红楼梦欣赏课，但报名的学员三三两两根本成不了班，只得作罢。但市级老年大学广告一打出，立即就招到了80多名学员，这门课也就顺利开出来了。同样，类似新概念哲学、诗词概论等课程，属于阳春白雪，放到社区学校不一定有“市场”，统一由市级学校开课，生源和质量都会有保证。“这有点像现在推行的医院分级诊疗模式，对缓解老年大学的生源结构性矛盾颇多启示意义。”

上海老年大学科技分校负责人王镇说，他们对于始终不愿毕业离校的老年学员，专门成立了俱乐部，以学科专业划分，老人们在完成了规定课程后，不再继续“留级”占据学额，而是可以自愿进入俱乐部，以交流学习心得和实践经验为主，并由学员自己管理运作。这样的“编外班”既满足了老人们爱学习、爱交流的愿望，也可以将腾出的学额留给新学员们。

也有业内人士提了一条妙招，就是充分利用社会培训机构的场地、师资等资源。尤其是那些针对青少年的培训机构，一般是双休日和晚上忙碌，周一到周五的白天多为空闲，这与老年班的节奏正好相反。如果在白天将老年人吸引到机构里来学习，并继续沿用“学员自费、政府补贴”的办法，相信这肯定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。首席记者 王蔚

为文化养老寻改革良策

留恋课堂慰藉情感

这里不仅是一所学校、一间教室、一个课堂，更是老年人抵抗和度过漫长孤独晚年生活的情感“避难所”

在老年大学的管理者看来，这里不仅是一所学校、一间教室、一个课堂，更是老年人抵抗和度过既漫长又孤独的晚年生活的情感“避难所”，每一次上学和相聚都是他们的节日。“门外人想进来，门里人不想出去”，这样的另一种“留恋围城”效应，是社会其他地方所不具有的。在如今的一些老年大学，学额紧缺的矛盾似乎在短时间内很难解决，因为，对有些常年的“留级生”老人来说，一旦毕业离校，就很可能意味着再也回不来了，这势必又会加剧老人们的心里情感虚空。

“我们班里已经成功两对了。”

李阿姨家住古北地区，每周去上学半天，报的是摄影班，她说的“成功”，指的是班上已有两对“60后”喜结连理。“我们班30多个人，两年的同窗情谊，让大家就像是一家人。平时谁生病了，或谁家发生了重大事情，班长就会召集同学们去关心和慰问。特别是对于几位孤寡同学，大家更像是他们的亲兄妹。有时，谁做了些好点心，也会带来让全班品尝。”李阿姨说，摄影班常常要外出实践，有时还会结伴出去旅游采风，班长就会特意让异性孤寡老人结对，让他们一路上互相慰藉，日久生情自然是难免的事，这或许也是老年大学的特殊“成果”吧。

据记者了解，孤寡老人因为上了老年大学而找到另一半的现象，在各校时有出现。“现在全日制大学都允许在校大学生谈恋爱甚至结婚生子，我们老年大学还有什么理由阻止老年人黄昏恋？相反，如果老年人能在课堂上找到一个老伴来伴，这也是为家庭、为社会行善



■现在“知识老人”越来越多，图为市民在老年大学中通过平板电脑学习网络知识
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

积德啊。”某社区学院班主任郁老师说，老年人也是社会人，也会有矛盾和复杂的一面，比如，学校就碰到过几个“花叻叻”的老头，心思不在学习上，眼睛专门盯着一些丰韵犹存的女学员。“说出来别人可能不相信，还有子女打到教室里来的，直指某个老头破坏人家的家庭。不信你去翻翻报名表，那些坐在同一个教室里的夫妻，其中就不乏老公怕老婆被人勾引走，老婆怕老头外插花的，盯在身边会更放心

一些吧。”他说。

江晨清说：“至少我在当校长时，是不提倡把课堂当成相亲场所的。黄昏恋是好事，但既然报了名来上学，就要‘以学为主’。当时也有班长向学校提出，可否搞搞单身学员的相亲活动，我们觉得，这样的活动放在学校里不太合适。毕竟我们是办学，过多地参与到老年人的私生活中，也不见得就是好事情，而且还容易引发一些不必要的家庭矛盾。”

终身学习生源不均

也不是每所老年大学都供不应求，市一级的老年大学学位长期饱和，区一级也比较热门，基层则相对好些

对于老年大学的学位紧张现象，江晨清打了个比喻，就好比名牌中小学，由于师资力量强、课程丰富、办学质量高，成为学生和家長紧盯的目标。“这就是说，也不是每所老年大学都供不应求，主要是

市一级的老年大学学位长期饱和，区一级老年大学、社区学院也比较热门，而基层的社区老年学校则相对好些。”江晨清说，这个问题也已存在了多年。

“随着学习型城区建设的推进，全区10多个街镇社区学校会更加注重对社区居民的教育，其中就包含老年人的终身教育，从而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吸引到各级各类老年教育的课堂里来。”闵行区教育局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科科长隋明介绍说，区一级的老年教育主要集中在闵行区社区学院及其分院里，向下延伸到各街镇的社区

学校和分散在各社区的终身教育社会学习点。即便在同一个区域内，不同街镇的老年教育资源供需状况也呈现不同特征。虹桥、七宝等地区的老年教育资源比较紧缺，而在马桥、吴泾等街镇里有求学需求的老年人相对要少许多，但在总体上，全区的老年教育资源还是基本能满足社会需求的，还没有出现有些中心城区老年教育学额“一位难求”的窘境。

这样的“生源不均”现象也同样地出现在上海老年大学科技分校。学校负责人王镇老师说，科技分校有点特别，就是前来就学的老

年学员普遍文化层次比较高，退休前大多为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或知识分子，学校为他们开设了木工制作、青花瓷绘画、计算机等课程，一学期也就300多名学员，人不算多，这可能也与学校的招生和开课定位有关。“要说老年大学人满为患，也不全是如此，但向往进老年大学的老同志在增多，这是事实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或许就是学费吧，上一门课一个学期才100多元，学校补贴给每个班的课程费用倒要好几百元呢，那么便宜的课到哪里去找啊。还比如科学饮茶课，学校还要贴进茶叶钱呢。”他说。